

清外史叢刊之一

慈禧寫

記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慈禧寫照記

緒言

當一千九百零三年四月。予道出申江。稍事勾留。行裝甫卸。忽接北京美國駐使康格夫人來書。謂中國慈禧太后。有情人寫照之舉。不知我之意云何。肯承乏否。夫人又謂。如果成功。則太后或允以此照。齎往美國聖路易賽會陳列。當爲該會添生色不少。天下萬國之人。既見太后真相。則吾知其論述太后之觀念。將爲之一變。於太后亦殊得也。予立以書復之。曰。來示囑爲太后寫照。極稱鄙人之願。謹倚裝以俟後命。後再得康格夫人書。則知事已就緒。惟進宮畫像之日。尙未選定耳。予因整理行裝。在申候命。但辦事遲延。最爲中國官場之惡習。故直俟至是年七月。康格夫人始接得中國外務部文書。謂請於八月五號。同美國畫像家卡爾女士進宮朝見。以便即日開始爲太后寫照。康格夫人卽以日期見告。予遂於七月二十九號。自上海啟行。既抵京。卽下榻於美國使署。康格夫婦二人。款待周至。極所深感。泊至八月五號。予遂蒙康格夫人帶領進

大內。以私見禮進謁中國慈禧皇太后於頤和園。

以外國畫像家資格。直進大內。爲皇太后寫照。在中國歷史上。實爲破天荒之事故。一切禮節。舉無前例可引。惘恍迷離。不知何施而可。而太后寫照。共允出席幾次。予亦無從懸揣。詢之他人。他人亦無從知之也。蓋宮內平日種種事務。胥由太后一人自由主張。則今茲太后自己寫照。豈容他人置喙於其間乎。故予當進見之際。猶自謂事諧與否。尙在不可知之數。況太后性情。證以平素之耳食。又殊不易與。則我固失敗之機多。而成功之機少也。而在朝見之第一日。外務部有人語我曰。太后寫照。僅允出席一次。予心更爲忐忑不安。特既經進見而後。予之觀念。頓爲之一變。太后款待之殷勤。招呼之周至。可謂無微不至。大出我意料之外。而對於我寫照之設備。亦應有盡有。至稱便利。故在予駐宮之日。除爲太后寫送往聖路易賽會一像外。更爲太后續寫三照云。夫予駐宮之時。既甚永久。則一切宮闈瑣事。自能熟習無遺。微特歐美人鮮有此經歷。卽中國人得有我之機緣者。亦不數數觀也。然予駐宮後數月。卽立意不肯以我在大內之經歷。宣示於世。蓋予既蒙慈禧太后恩待周至。而宮中其餘諸人。待我亦極不薄。

則我亦當以相當之善意報之。故事凡有人以宮闈事披露於世者。爲大不敬。然則我安敢蹈不敬之罪。而負慈禧太后之知遇乎。特予過回美洲後。各種報紙。往往將我之經歷。信口雌黃。淆惑他人之觀聽。間有得之他人人口述。則亦爲海市蜃樓。無中生有之作。如有人謂太后乃爲一陰險之女子。待我極苛刻。寫照之時。強予寫一較美較少之像。且落筆之後。又不准予有所改正。凡此種種。見於平日報紙者。不一而足。而倫敦泰晤士報某日。登有新聞一則。更爲荒謬。謂有人云。中國慈禧皇太后。性極暴戾。有虎豹之威。今經卡爾女士證實。殊非過言云云。余見之大異。蓋予從未發爲此等不確當之言論。以披露於世。而予所見之該項記載。美國各報。又轉相抄襲。且加以按語。謂上半截云云。亦屬我之口臆。夫歐美報紙之勢力。既極偉大。則該項記載。自必深印於人人之腦筋中。即使我去函辨正。亦難望矯正公衆人之心理矣。而此同類之記載。又復層見疊出。於我心殊怦怦也。既而思之。若爲慈禧皇太后及我之名譽起見。則勢不得不起而與之力辯。其辯護之法。則固無有如將予在宮中。爲太后寫照時之種種經過。編成一書便者。此本書之所以作也。

此書之作。其必惹起我中國一般友朋之注意無疑。甚或大傷其對我之感情。蓋彼輩不知我書內容。究竟如何。若使太后及京中諸貴婦聞之。則亦必訾我之短。以爲有負彼等之知遇。蓋中國故事。凡有議及聖主聖后者。不論是善是惡。終坐不敬之罪。故歷來君后之起居動作。從無有人敢訾議之。亦無有人敢稱揚之者。否則卽爲不忠不孝之人。爲朝野上下所吐棄矣。故予之著此書也。卽使言過其實。一意讚美太后之品性。亦不能補我之過。而讀者諸君。則將謂作者本意。無非爲取媚於慈禧太后起見。轉輾思維。殊難爲地。然予著書之意。旣決。則斷不能以上述諸因而中止之。惟欲免求全之毀。則不如於本書體裁。重加之意。因立意撰述本書。專取簡單確實之敘事體。不加片言論斷。如是則或足以補我之過於萬一乎。

拳匪之亂。內廷諸人。常引爲談助。嫵媚不少倦。如往叩以當時情形。彼等亦直言不諱。未嘗有所遲疑。故予於庚子年拳亂時之情景。頗能彷彿一二。蓋予固時時利用我之良好機會。刺取其中真相。哲學家有言曰。欲觀其人之真性情。則觀於其四圍之人物可也。予之喜與宮中諸貴婦劇談者。卽一本此原則。故以歐美人而真能接近慈禧太

后。及其四圍諸人。而觀察其爲人者。當自我始。則是書之作。殆亦不可以已夫。中國立國最古。故內廷一切禮節。亦最繁縟。沿習既久。真意漸失。若非以古禮細爲推敲。則竟有莫明其故者。予在中國之日。淺無暇深爲考究。故書中一切記載。皆據事實。書未嘗有所穿鑿。讀者幸垂鑒之。

第一章 予之觀見及在宮之第一日

一千九百零四年八月五號。爲予首次進見慈禧太后之日。是日晨光熹微。予輩卽自美國駐使署啟行。蓋自北京城至頤和園。須車行三小時可到。而余等之朝見時刻。則定於是晨之十點半鐘。而在十一點鐘。卽須起始爲太后寫照。故不得不早時先行。況此上述之時刻。乃自欽天監謹敬選定。決不能稍有遲誤也。

余輩啟行之時。爲晨間七點鐘。朝旭未升。宿霧猶滋。同行者除康格夫人及其繙譯外。尙有使館衛隊多人與俱。與所帶畫具。爲畫布及畫架各一方。旣出北京城。所過皆明媚之鄉。田野風景幽雅宜人。又適當宿雨初晴之後。山色湖光。別饒一種艷態。車行其間。至爲恬適。未幾宮牆巍峩。隱現於視線以外。山色蒼然。照人襟袖。絕是一幅好圖畫。

也。

余輩既離北京城。卽有由外務部派來之衛隊。隨後護行。車行鄉村間。既及一小時半。然後經喇嘛廟之舊址。及皇族避暑花園多所未及。一小時。頤和園卽湧現於吾人眼前。之前矣。殿閣嵯峨。氣象萬千。而紅生花笑。鳥歌燕語。又極幽雅之致。幾疑爲天壤間別一境界。非復在人世間矣。

頤和園門首。坐有乞丐多人。或盲或跛。狀至不一。終日喃喃喊苦。求乞於出入內廷諸大員貴族及宮監之輩。歷觀東方各國皇宮之門首。多有此種現象。固不獨頤和園爲然也。每當兩宮駐駕頤和園時。外務部爲辦公便利起見。常設一臨時辦事處於頤和園大門之左。是年亦照常設立。余輩既下車。當時卽有官員多人。帶領繙譯。前來接待。隨卽在該辦事處稍憩。少頃。有一太監來前。導余輩去辦事處。進乘紅色宮轎。由六人舁之而行。趨嚮左門入。卽經過天子之宮。沿路景物。皆非尋常所見。殊有目不暇給之勢。未幾。至一作四方形之大殿。四面圍以花草無數。至爲美觀。太監等指點余輩出轎。且導余輩穿殿而過。當時從者與導者。無慮數十人。魚貫而入。絕無喧譁。殿後中央之

屏嵌有大玻璃一方。上書一極大壽字。過殿不及數十步。余輩逕登中國慈禧皇太后之殿廷矣。

當余輩登殿時。有公主及宮女多人。出而招待。中有前出使巴黎之裕庚夫人。及其女公子二人。咸爲予熟識之友。闊別多年。邂逅一旦。增進我之快樂不少。且其二女公子。操英語極佳。居中傳述。極稱我願。斯時爲十點十五分鐘。稍頃。御駕至矣。但見人叢中。有一極美之女子。面帶笑容。與康格夫人竭力周旋。裕庚之女公子一人。耳語余曰。斯卽皇太后陛下是也。然予相皇太后面貌。乃一極美麗極和善之婦人。度其年事。不過四十而止。其神情之佳。一見卽能使人喜悅。與世界相傳其爲一殘暴不可以理喻之老婦人之評語。何不相類如此。幾疑其非是。然在予前者。固明明中國之慈禧太后。而非別一婦人。從可知人傳之非其真也。隨太后之後。有一少年人。貌極清癯。而仍不脫童子之氣味者。則爲中國之天子。光緒皇帝云。

慈禧皇太后既與康格夫人互致誠意。卽轉身面予。予因趨前爲禮。太后以笑容迎我。旋出其手。似將與我爲握手禮者。予以口親之。此在禮節單內。未經規定。而予之所以

出此者。實以一見慈禧太后之容顏。令我仰慕之忱。油然而生。遂不覺行此親手之禮。以表我敬意。一往情深。有不知其所以然者。既太后即以光緒帝爲我介紹。予隨即與之行禮。帝答禮如儀。談話移時。裕庚女公子傳譯太后諭旨。請即以我之畫具。預備安排。而太后則暫退更衣。予遂遍相殿之四周。求一合宜之寫照地方。竟不可得。蓋殿極廣大。而四面窗櫺之上部。多糊以花紙。故光線極不充足。惟玻璃屏門之前。光線尙稱然。地僅一角。又嫌太小。果在此寫照。則予之畫架。勢不得不與太后寶座互爲接近。而必又與畫大像極不相宜。又聞太后僅允出座一二次。不於此時歲事。卽難得太后之眷顧。是晨外務部諸人。鑿鑿爲我言之。故予在此時。殊覺踉蹌不安也。

諸事摒擋已畢。稍頃。太后卽更衣而出。身穿一黃色大袍。繡以紫色牡丹花。密綴明珠無數。其鈕子則以碧玉爲之。中襯以同色之單袍一件。又於外袍之上。披一領巾。上爲壽字花樣。亦嵌以明珠碧玉。其鞋及手巾荷包袋之花樣。則與外袍相同。頭上戴纓子一掛。黑漆之髮。分作左右兩截。一邊戴玉蝴蝶。一邊帶鮮花。手戴玉釧及玉護指。光輝奪目。精采照人。而首飾之右。懸有明珠八串。長幾及肩。閃爍生光。別饒風韻。珊珊來遲。

幾疑自天而降也。太后既戾止殿中。問予以安置寶座之處。宮監既如我指點。安置寶座訖。太后遂登座焉。太后御體長度不及五尺。然斯時所穿之鞋。其底足有六英寸厚。故登座後。身體似覺加長多多。望之儼然。態度極佳。太后又數囑裕庚女公子傳述。謂如姿勢不佳。儘可直言改正。予領之而已。時已近十一鐘矣。

凡事著手最難。畫圖亦然。凡圖畫家開始爲一極尊貴極重要之畫片時。未有不幾經審慎而後敢下筆者。今予所畫者。爲中國至尊無上慈禧太后之肖像。巍然坐於我前。憑我三寸不律。寫出其莊嚴之聖容。斯時予一身之責任。如何重大。每一思之。未嘗不怦然心動。脫畫而不成。則如何。成而不佳。則又如何。予一身之名譽。固不足恤。而康格夫人將何以爲情乎。矧今日光線既不稱手。而地步又極狹仄。則事之成功與否。真在不可知之數。故予斯時心中之怦怦不安。殊難爲他人道也。蓋斯爲予畫慈禧太后御容起點之時。事之成敗。全在此剎那間云。

慈禧太后數以精銳之目光視我。予不勝惶恐。兩手亦微爲之顫。雖故示鎮靜。亦不能不露張皇之色。全殿共懸有自鳴鐘八十五具。洎至十一點鐘。同時鐺鐺作響。每鐘皆

發一特別清脆之音。煞是奇聞。於是慈禧太后之寫照吉時至矣。予遂憑取桴炭一段。爲慈禧皇太后第一畫像（慈禧太后生平從未倩人畫像有之蓋自予始）下第一筆。斯時公主嬪妃及宮監人等。無不環而觀之。惟舉屏息不作一聲。故耳中所聞。惟此鐘擺聲。與我之鉛筆作畫聲而已。稍頃。我神色漸定。專注意於太后容貌及我之畫片。一意臨寫。不知晷之移也。無何。太后謂裕庚女公子曰。卡爾女士。今日行程匆促。得無倦乎。請暫停畫像。姑俟明日續爲之。又曰。請暫往他室。稍用茶點。以事憇息。予立允其請。太后遂降自寶座。趨至我畫架前。觀我所圖之御容。斯時予已將太后全體畫成一模型。而太后面貌。則已細爲點綴。神情畢肖矣。太后注視移時。頗爲欣然。且盛讚我之技能爲不可及。然予覺太后讚我之言。未必出於由衷。不過一味恭維而已。太后觀覽畫像既畢。卽手招康格夫人暨諸公主等。同趨前一閱。隨意觀覽。議論頗多。太后因謂予曰。女士畫像。極稱朕意。不知女士肯駐留宮中。爲予畢此像否。庶予可隨便出座。勿以拘泥時刻爲苦也。予聞之欣甚。卽俯首稱謝曰。敢不惟陛下之命。太后優待外人之至意。不難於此可見一斑。而予素以太后有仇洋之心之成見。亦隨於此時煙消而雲滅。

矣。予因思既常駐宮中。太后畫像始可以指日成功。一簣之譏。殆可免乎。不禁爲之欣喜萬狀也。太后見予立允其請。亦殊歡樂。既太后卽引退。余輩亦暫往別室用茶點。太后用膳或茶。一例自斟自酌。無人作陪。蓋太后尊嚴如神聖。無人可與之並坐。倘有來賓。須邀之入席者。則由宮中第一貴女出而主席。其賓客則依次坐於主席之左及右。是日同座之賓客。則爲裕庚女公子康格夫人及予數人云。

桌上裝置碟子無數。皆盛以菓點。種類之多。幾不可名狀。旁又綴以各色之鮮花。殊稱美觀。宮妃爲便利外賓起見。又置備外國碟子刀叉等物於旁。外國酒及荷蘭水多種。亦一例齊備。然予對於外國酒點。舉不措意。惟中國式之碟子及茶點等物。殊惹起我之好奇心。試以筷子取啖一二種。則多爲生平未嘗之味也。

余輩用茶點既已。皇太后與皇后卽同時戾止。太后卽以后介紹與我。其介紹時之態度。與頃介紹皇上時相同。予卽行禮如儀。又隨皇后之後。有皇妃一人。太后亦爲我介紹之。既太后卽與康格夫人言。謂已預備菊部演劇於某廳。請余輩往觀。余輩欣然稱謝。太后與康格夫人領前先行。予與皇后及公主輩隨之。穿過宮殿數處。沿路皆有鮮

花點綴。芬芳撲鼻。異常可愛。後至一較大之廳。卽菊部演劇處矣。全廳作長方形。戲臺突出於中間。三面臨空。臺後則通有二門。以爲角色之入口出口處。全臺建築極爲華麗。畫棟雕樑。非尋常人家所有。戲臺之前。滿置栽有鮮花之花盆。以及紫銅之古器多種。再前有亭翼然於其上者。卽爲太后之御座。全亭約長六十英尺。或八十英尺。其廊柱則以極精細之白石爲之。建築之華美。有過於戲臺遠甚。亭之後部。置有大玻璃一方。閃爍生光。尤饒景緻。顧曲於此。真最佔形勝也。御閣之後。有箱房散座。適與御座爲直角形。則預備爲大員及公主等恩賞聽戲之用。惟不設座位。以太后在。無人可以就座。只可如土耳其人之團坐地上而已。是日來賓。除予與康格夫人外。並無他人。故此番太后之召集菊部。似專爲余輩。其待我輩一片之誠意。真不可沒也。太后自坐於御閣之中。其實座以黃緞遮之。上繡團龍無數。皇上則坐於太后左首之一黃色椅子上。予與康格夫人則在其右。而嬪妃及公主等。則圍余輩而立。予與康格夫人連觀二三齣。但見臺上手舞足蹈。迄不知其用意所在。然一切臺容服裝。頗以引起余二人之好奇心。故亦不覺倦怠。旣而康格夫人起立。向皇太后暨嬪妃人等告辭作別。予亦

卽隨康格夫人出戲廳。未幾康格夫人卽與我握手別去。

康格夫人旣別去。予於是爲宮中惟一之外人。蓋自馬加泊羅以來。從無有外國人居住宮中者。有之自予始。亦從未有外國人與宮中諸貴婦密切接近者。有之亦自予始。故予斯時自謂已至天壤間別一境界。方寸之間。百端交集。而又覺岑寂殊甚。深懼處境之異。妨及我之業務。則失歡太后。殊非細故。不禁踟躕者久之。方思念間。而裕庚之女公子賁太后諭旨至矣。謂太后現已退入寢宮。稍事休息。故囑我不必再往戲廳。侍奉太后。且傳太后諭云。今日女士疲甚。可卽往臥室稍憩。如室中設備未周。儘可直言無諱。以便添補。甚願女士之在宮內。宛如在家中一般。不必有所拘牽也。語重心長。予深感之。

頤和園宮殿建築。極與中國平常之宮殿及廟宇相若。四面繞以圍廊。高於地者約八英尺。惟宮殿之前面。有露臺一座。極形廣闊。居高臨下。可稱莊嚴之至。太后爲予指定之住宅。適在太后殿廷之左。兩間距離。極爲相近。故每日往來於此。殊便利也。予之住宅。爲全閣一座。砌以青玉。柱以白璧。室中隔板。雕刻精細無倫。四面牆壁。又敷以種種

精細之圖畫。息游於此。誠稱佳境。而閣中之板壁。又可移動自如。故室之小大。可如吾意爲之。予宅共有坐憩室二間。膳室一間。及美麗之臥室一間。皆以精良之板壁隔離之中。又襯以藍色之緞。光采照人。間有以名家書畫塗糊於其上者。於牆之一端。畫有水色之孔雀開屏圖。一大幅。又一端則置有大鏡一方。其窗簾則以華麗之綢緞爲之。庭中花香。自窗隙間送入。數數從鼻間度去。沁人肺腑。室中陳設。除中國各種古器外。尚有外國裝飾品多事。則以爲予故而特別設備者。予之臥牀。亦極講究。牀上衾枕。多爲綺羅之屬。牀前障以綢幔。故光線不甚明亮。然於黑甜鄉之遊。極爲相宜也。是日予就寢極早。雖牀上被褥。較予素所用者稍硬。而門外侍候之宮監十數人。又復竊竊私語。不肯已。不及數息。而予已早入睡鄉矣。

明晨五時。裕庚女公子卽來叩予門。謂太后已早醒。請予卽刻起身。往太后宮預備早朝。予與裕庚女公子。旣戾止太后宮。太后卽呼我至前。謂昨夜安寐乎。勿嫌不適否。如有不滿意處。請以直言見告。俾可從速置辦。太后又言。深願予在宮中。宛在外間一般。不必過於拘牽。反生不快。至畫像之事。則是日暫爲停止。請於下日再行開始。予唯唯。

而退。

是日太后獨用午膳既畢。皇后與公主輩。卽導予至太后之原桌上用膳。皇后坐太后寶座之左。予則更坐皇后之左。太后寶座。則虛不設席焉。皇后輩對我酬應。極爲周到。飯已。余輩卽往太后處。請安告別。既又與皇后及諸嬪妃握手而別。予與裕庚女公子。遂同往醇親王府。蓋此地卽爲太后指定予與裕庚女公子駐留之所云。

第二章 太后之真相 茶會 蕩舟

次日。予辨色卽興。豫備爲太后畫像。一切事摒擋既畢。卽往太后宮候駕。至未移時。卽見太后與皇上緩步自朝堂而出。太后一見予輩。卽立刻逗留。與予輩周旋。其隨從之宮女及太監人等。亦一齊站住不前。太后呼我至前。握予手曰。女士早安。今日女士相我之貌。果合於畫像否乎。此實太后撝謙之辭。予因答之曰。太后今日神容極佳。最與畫像爲宜。予輩遂與太后同往前日畫像之殿。既至。太后用茶一杯。卽卸去朝服。易穿前日畫像之衣。一切裝飾。亦與前日同。

慈禧太后第二次出座之時。予神志較定。遂得諦視其真相矣。予深懼前日頭腦錯亂。

我所圖之畫。未能逼真。加以周圍事物。多屬於東方的。而爲平日聞見之所未及。欲其得心應手。自然難矣。故太后既登寶座。予乘太后談笑從容。未及凝神以俟之際。卽以冷眼遍覽其神情態度。今請以予所得者。略述於下。太后全體各部。極爲相稱。面貌之佳。適與其柔荑之手。苗條之體。黑漆之髮。相得而益彰。蓋太后廣額豐頤。明眸隆準。眉目如畫。櫻口又適稱其鼻。下頷雖極廣闊。而並不帶有一毫頑強態度。耳官平整。齒潔白如編貝。嫣然一笑。姿態橫生。令人自然欣悅。予若不知其已臻六十九歲之大壽者。平心揣之。當爲一四十許之美婦人。太后精神煥發。神采照人。可知其平日居氣養體之安適。決非尋常人所及。加以明璫滿身。珠翠盈頭。其一副纖麗莊嚴之態度。真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。而予欲以一枝禿筆寫出之。豈不難哉。

予觀察太后全體既已。太后方整襟危坐。凝神以俟我矣。斯時太后忽問予曰。今日畫予像何部。予立答之曰。先畫陛下之面部。蓋先時已有人謂余云。能先畫面部。則最稱聖意。予因事在始作。不可過拂太后之意。故不恤曲就其範圍。蓋平常畫師。往往先從大體上著手。而不以面部爲起點。今予所爲。實非慣例。予因卽就前日所畫之面部。細